Shangdi de jiyin

上帝的基因

破译史前文明密码

徐达斯■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基因——破译史前文明密码／徐达斯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66-9376-0

Ⅰ. 上… Ⅱ. 徐… Ⅲ. 世界史：上古史 Ⅳ. 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6621号

上帝的基因——破译史前文明密码

SHANGDI DE JIYIN —POYI SHIQIAN WENMING MIMA

徐达斯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李　楠
责任编辑：周英斌　王　勤（特约）　万会海（特约）
责任校对：周英斌
装帧设计：章　英　王　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杭州海得宝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制版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　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16.75　彩图：100页　字数：461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66-9376-0
定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世纪骗局的终结

第一节 大不列颠的阴谋/002

第二节 证据来自印度河谷——史前古城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006

第三节 莎拉斯瓦提河作证/015

第四节 淹没在海底的史前神都杜瓦拉卡/018



第二章

破译史前全球文明密码

第一节 雅利安一个被误解的梵文词/022

第二节 吠陀文明的灵知文化基因/025

吠陀文本的来源/025

5000年前的科技、文化高峰——吠陀经的成就/026

天书奇谭：吠陀诸经的成因和流传/028

灵知文化基因：宇宙神人共融共存原则/031

史前世界语——梵语/039

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假设/042

第三节 通往冥府之路——揭开金字塔之谜/047

众神指引的升天之路/047

法老所崇拜的神灵/055

《搅拌乳海》/059

《末日审判》/066

第四节 西方效法东方的时代——希腊哲学的灵知渊源/068

阿波罗之谜/068

荷里奥杜罗斯石柱/078

真正的知识都是灵知/081





“理想国”并非空想/087

第五节 从灵知到宗教/091

解读基督神话/091

修炼瑜伽的亚当和夏娃/096

福音的真相/098

诺斯替：拒绝造物匠上帝/105

三位一体：“显教”与“秘教”/114

第六节 羽蛇和太阳鸟的世界/121

鹰踞扶桑：帕伦克石雕/121

风水术：天地对应/133

历法中的灵知/139

梵文在古代美洲/142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143

第三章

吠陀文明在史前中国的足迹

第一节 再探三星堆/152

世界级的史前王都/152

来自热带和海洋/156

主宰东方的千眼神王/158

鹰王无处不在/163

可爱的青铜象神/164

黄金国度的文明之光/166

通天玉琮/170

天地人共同参与的宇宙庆典/172

青铜神树：通天之路/173

第二节 龙象西来：吠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178

象牙之路/178

青铜之路/179

第四章

华夏文化的吠陀灵知基因

第一节 楚：最后的雅利安/188

敬与古希腊文化媲美/188

史前中国的瑜伽士/190





凌驾于君王之上的祭司/199

《楚辞》中隐秘的“升天之路”/203

爱上神灵的诗人/206

揭开诸神的面具/209

召唤灵魂的不死之说/212

楚文化里的天竺遗风/217

解答《天问》之问/219

无为之道：从《薄伽梵歌》到《老子》/221

第二节 打破天机——华夏上古神话索隐/230

藏在原始混沌大水里的“太一”/230

伏羲、女娲的身世之谜/238

黄帝真的游了华胥国/246

龙：托起宇宙的混沌神兽/253

马王堆帛画的宇宙图景/256

北斗帝车——鹰猪合体/258

伽鲁达：《山海经》里的太阳神鸟/268

通天法器的奥秘/282

第三节 上帝留下的世界地图/296

阴阳家的宇宙图景/296

色香味俱全的宇宙大水系/300

三星堆青铜坛城：大地之巅的神山景观/302

东君行天的轨迹/311

改变史前历史的昆仑神话/318

Shakti：宇宙阴性能量/320

宇宙的生殖器官/330

冥府画像：华夏原始精神世界/335

《梵歌》中的《易》说/342

附录1：吠陀宇宙图景下的“灵魂之路”/354

参考书目/35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吠陀宇宙图景下的"升天之路"

第三节

上帝留下的世界地图

阴阳家的宇宙图景

齐学的领军人物“稷下先生”邹衍，曾经提出一种“大九州说”，其说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祲祥制度，推而远之，至于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邹子属于阴阳家。从《史记》这段文字来看，邹子既能讲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之事（神话），又深观阴阳消息（天文），而最终归于黄帝之道，《大圣》之篇（义理），其学说似乎直接承袭了远古巫文化的余绪，对天文、神话以及义理都有广博深邃的理解，并且能把三者融为一体，体现出“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学术特点。

然而到西汉，史前的灵知之学早已衰微蜕变，连推崇黄老之术的司马迁都以为邹子之说“闳大不经”，而有“怪迂”之讥。但作为秦火和儒家的古文献整理运动的“漏网之鱼”，邹子以及其他阴阳、方术之士留下的只言片语，却成了我们追寻史前灵知世界的不可多得的线索。

邹子以为《禹贡》所序九州，即“儒者所谓中国”之外，有裨海所环之九州，而裨海所环之九州外更有大瀛海九州。因此，“中国”并不是中央之国，而只是处于大九州东南隅的“赤县神州”。《论衡·谈天篇》引《邹子》之言：“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曰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此富有现代科学意味的说法，似乎完全超出了我们想象中古人所应具有的地理知识，无怪司马迁以为其说“闳大不经”。

与邹子之说相似，《淮南子·地形训》篇也提出了一个闳大的“大九州说”：

> 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

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元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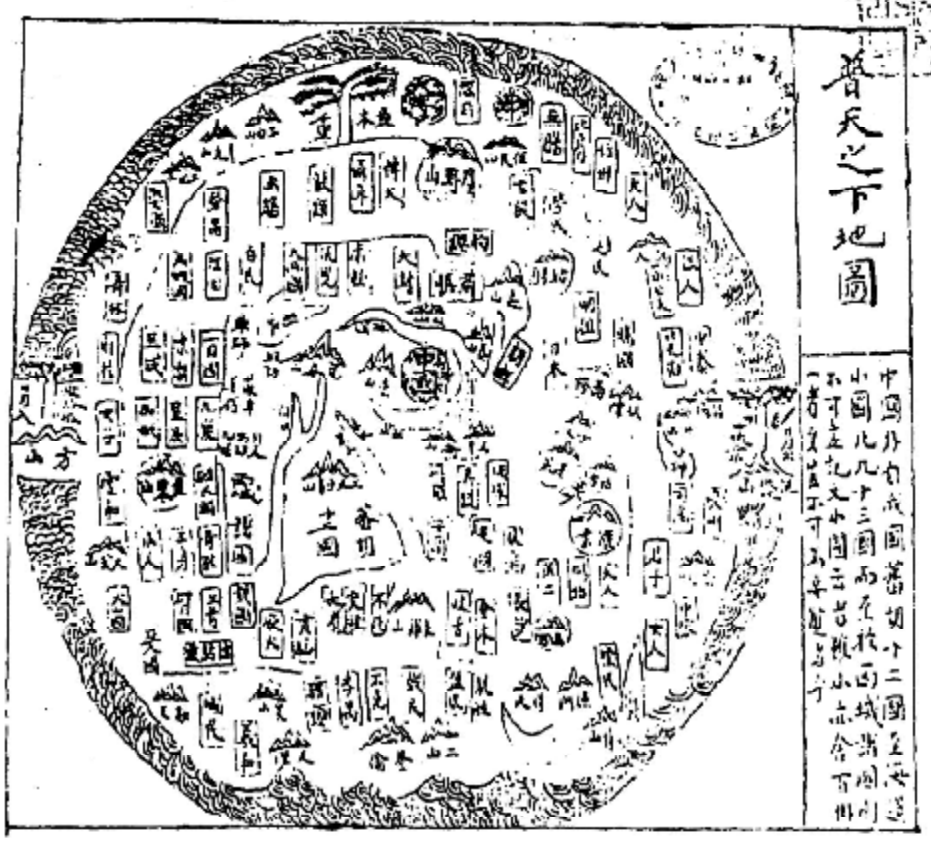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

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阖闾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九州之外，又有八纮、八殥、八极。杨树达《邹衍九州考》以为《淮南子·地形》之八纮、八殥、八极乃邹衍遗说，应该是可信的。《淮南子》《邹子》里面所讲到的地理，虽然部分说法与现代地理知识相符（例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但显然不是完全可以实证的地理知识，而是一种与神话结合的史前灵知地理，其中提到的很多山、泽、丘、野的名字似乎都与另一部著名的神话著作《山海经》有关。

然而，“稷下先生”邹衍之说，却绝非闭门杜撰。在古老的“天竺梵典”《薄伽梵往世书》里，居然记载了一幅更具体、更神奇的灵知地理图景。《薄伽梵往世书》第五篇第十六章描述古印度巴茹阿特之地(Bharata-varsa)所在的瞻部洲之地理状况云：

古朝鲜9世纪《山海经》之“普之下地图”



布·曼达拉（Bhu-mandala）星系就像一朵莲花，漂浮于其上的七座大岛就像七个花瓣。处于莲心位置的瞻部洲(jambudvipa)就如一片圆圆的荷叶，其长度和宽度各为一百万尤佳纳(八百万英里)。

瞻部洲又分为九瓦尔夏(varsa)，长度均为九千由旬（七万二千英里）。以八座大山划分疆界。

在各瓦尔夏中有一瓦尔夏名为伊拉瑞塔瓦尔夏（Ilavrta-varsa），处于莲花瓣的中央。这个州上耸立着黄金堆成的迷卢山。布·曼达拉（Bhu-mandala）星系就像莲花一样，而迷卢山就如花蕊。这座山的高度与瞻部洲的宽度一样，换言之，即十万由旬（八十万英里）。其中有一万六千由旬（十二万八千英里）处于地下。因此这座山的海拔为八万四千由旬（六十七万二千英里）。这座山的山顶高度为三万二千由旬（二十五万六千英里），山脚宽度为一万六千由旬。

从伊拉瑞塔瓦尔夏向北——再向北，依次排列着三座大山，名为尼拉、西维特和旬嘎万。茹阿姆亚卡瓦尔夏、希冉玛亚和库茹瓦尔夏三个瓦尔夏便以这三座山为界，三山将它们彼此分开。山的宽度均为二千由旬（一万六千英里）。它们纵长地向东西方向延伸，一直到咸水之洋海边。从南向北，每座山的长度为前座山的十分之一，不过高度都是一样的。

同样，伊拉瑞塔瓦尔夏的南部有三座东西走向的大山，（自北向南）分别名为尼夏达，黑玛库塔和喜马拉雅山，每座山高达一万由旬（八万英里）。它们是哈瑞瓦尔夏、克依普茹夏瓦尔夏和巴茹阿特瓦尔夏（古印度）三个大洲的分界。

同理，伊拉瑞塔瓦尔夏的东面和西面各有两座大山，分别名为玛亚万和达玛达纳。这两座山的海拔均为二千由旬（一万六千英里），向北一直延伸到尼拉山脉，向南延伸到尼夏达山脉。它们划分了伊拉瑞塔瓦尔夏之地、为开图玛拉瓦尔夏之地和巴佳西瓦尔夏之地的疆界。

瞻部洲为布·曼达拉星系七大洲之一，其本身又可分为九个瓦尔夏，其中似乎只有古印度所在的巴茹阿特瓦尔夏可以与实际经验到的地理位置相对照，而古代的中国即“赤县神州”，恰好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南隅。瞻部洲之九个瓦尔夏，相当于邹衍所谓的裨海所环之九州，犹如古印度之地巴茹阿特瓦尔夏为瞻部洲九瓦尔夏之一，中国之地赤县神州亦为九州东南之一隅。

瞻部洲，咸水之洋外又有六洲，各自为不同性质的大海所环绕，由此构成布·曼达拉星系或布珞伽（Bhur-loka）即中等星系。这部分前文已有涉及，今再据《薄伽梵往世书》第五篇二十二章序言部分撮要讲述瞻部洲之外六洲之地理状况：

瞻部洲之外，第二个洲为普拉克沙洲，面积是瞻部洲的两倍，被甜水之洋所环绕，可分为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太阳神（Surya-Narayana）为主宰神。

普拉克沙洲之外为沙勒玛丽洲，面积是普拉克沙洲的两倍，被酒醴之洋所环绕，可分为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月神（Chandra）为主宰神。

沙勒玛丽洲之外为库萨洲（Kusa dvipa），面积是沙勒玛丽洲的两倍，被酥油之洋所环绕，可分为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火神(Agni)为主宰神。

库萨洲之外为匡查洲（Kraunca dvipa），面积是库萨洲的两倍，被牛奶之洋所环绕，可分为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水神(Varuna)为主宰神。

匡查洲之外为沙卡洲（Saka dvipa），面积是匡查洲的两倍，被酸奶之洋所环绕，可分为

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风神（Vayu）为主宰神。

沙卡洲之外为普施卡茹阿洲（Puskara dvipa），面积是沙卡洲的两倍，被净水之洋所环绕，可分为七个瓦尔夏或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条山脉和一条大河，以始祖婆罗贺摩为主宰神。

每个洲上都有代表性的“神树”，例如赡部洲有赡部树，沙勒玛丽洲有沙勒玛丽树，并且居住着具有高度文明的各类生物。

在甜水之洋的另一边，完全环绕着甜水之洋的是一座名叫楼卡阿楼卡（lokaloka）的山，它把被阳光充分照亮的地域和未被太阳照亮的地域分隔开来。

《薄伽梵往世书》中包括赡部洲在内的七大洲似乎相当于邹衍所说的“大瀛海环其外”的“九州”，这七大洲组成的布珞伽即是中等星宿，也就是中国古代地理概念里的“地”。中等星系之上为高等星系，梵语称布瓦珞伽（Bhuvah loka），即中国古代地理概念里的“天”。“天地之际”，就在这大瀛海之外了。中等星系之下则为低等星系，梵语称斯瓦珞伽（Svah loka），如是物质宇宙一共有三大星系，梵语称三珞伽（loka-traya）。

古希腊第一大哲人苏格拉底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向他的追随者揭示了地球的奥秘。他认为“真正的地球”比我们所想象或经验的要大得多，也丰富得多，我们只不过生活在地球的空穴里面：

> 我相信地球体积很大，而我们住在黄西斯河和赫丘利柱之间的人，只居住了地球的一个微小部分；我们环海而居，就像蚂蚁或青蛙环池塘而活；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民族居住在相似的区域里面。地球表面有许多各式各样形状和体积的中空地方，那里汇集了水、雾和空气。可是地球本身是像它所躺卧的充满星星的天空（绝大数我们的权威人士称之为以太）一样纯洁。水、雾和空气是这以太的残渣。它们不断地排泄到地球的空穴里去。我们不了解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空穴里面，而以为我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试想有人在海的深处生活，他也许会觉得他是生活在地球的表面，而且透过水看到太阳和其他天体，他也许以为海就是天空。他也许又懒又弱，以至于从来不曾到达过海水的最高，也不曾从海水中冒出来并且把头伸出海面，进入我们这世界，亲眼看看（或甚至于听听曾经看过我们世界的人怎么说）我们的世界确实比他的同胞们居住的世界要纯洁、美丽多少倍。现在我们就处于同样的情况。虽然我们只是住在地球的空穴里面，我们却自以为是生活在表面，而且把空气称为天空，仿佛空气就是星球移动的时候所穿越的天空。下面这一点也是一样的——我们太懒太弱，以至于没有向外前进到空气的上限。如果有人能到达顶点，或者插上翅膀向上飞翔，当他伸出头去，他会看到在上面的世界，就像鱼儿从海里伸出头来看我们的世界。同时如果他的本性能使他受得住他看到的景色，他会承认那才是真正的天空、真正的光明以及真正的地球。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它的石头，以及我们居住的区域已经被毁损了，腐蚀了，就像在海水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盐水腐蚀了一样，那里没有值得一提的植物，也几乎没有任何完美的地岩层，只有大洞穴、沙、数不清的烂泥，以及大面积的黏泥（只要那里有土）；按照我们的标准，没有一丝东西是称得上美丽的。可

是在我们的世界之上的东西，比起我们这世界里的东西，又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接着，犹如瑜伽大师一般的苏格拉底似乎进入冥想，描述了一个奇妙、不可思议的“真正的地球”，令他的听众又惊又喜：

据说从上面看，这个真正的地球（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球一样）是由十二片皮包起来的。那些皮各有各的颜色，而跟那些颜色相比，我们所知道的颜色，譬如艺术家所用的漆，就只是有限的样品而已；可是在那里，整个地球都是由那些颜色组成的，而且它的颜色要光亮、纯粹得多。有一个部分是奇妙美丽的紫色，而另外一个是金黄色。那地球上所有的白色比粉笔或雪更白；而其余部分，同样是由其他比我们所看到的颜色种类更多、色彩更鲜艳的颜色组成的。即使地球里这些充满水和空气，周围有着不同色彩的洞穴，也呈现出一种颜色在那里闪闪发光，因而组成一个有着不同颜色的连续面。在这个地球上生长的树、花和水果也是美丽而又匀称。那里的山和石头有一种协调的光滑和透明度，而它们的颜色更可爱。在我们的世界里被视为宝石的卵石——碧玉、红宝石、绿宝石和其余的宝石——是这些石头的碎片；可是在那里，每一样东西都跟宝石一样美丽，或者在品质上更好。这是因为在那里的石头是处于自然状态，没有衰变损坏，也没被盐水侵蚀，不像我们的石头，已经被在这里堆积起来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对石头、泥土、动物和植物带来变形和疾病）破坏侵蚀殆尽。那个地球本身不仅由所有这种石头，而且还有金、银和其他金属点缀着。全球各地都有它们的许多丰富的矿脉，平铺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对那些有福的人们的眼睛来说，看到这些矿脉就是一种风景。

在这个“真正的地球”上，有着别样的生物和生活：

那里有许多种不同的动物和人，有些人住在内陆，另外一些环着空气住，就像我们环海而住一样，还有一些则住在由空气围绕着，但接近大陆的岛上。总而言之，正如水和海之适合我们的目的，空气则适合他们的目的，另一方面，空气之于我们，正如以太之于他们。他们的气候是如此温和，以至于他们没有疾病，活得远比我们长寿；他们的视觉、听觉、理解力以及所有其他感官都远比我们的强，就好比空气比水清或以太比空气清。

他们也有真正有神在那里居住的神殿和教堂；而神喻、预言、显圣以及所有其他各种与神的交通，在那里都是面对面发生的。他们看到的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如实呈现；他们其余的幸福也是同一种类的。

其说似乎比邹子之说更为“科学”“深妙”。正如汉代史家之于邹子的“大九州”说，对于昔日的雅典哲学家来说，苏格拉底的地球说自然也显得“闳大不经”，以至后来响应者寥寥。但比之于吠陀地理学说，苏格拉底的地球说却只不过是一幅更闳大、详尽的宇宙地图的一部分。

色香味俱全的宇宙大水系

《薄伽梵往世书》之七大洲，其山脉、水体、动植、出产与《山海经》所描写的神明、地理特征颇有相似之处，足可互相印证。例如前文已经解读的牛乳之洋之为“渤海或白海”，“甘蔗甜水之洋”之为“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水”。《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还提到了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水体：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同样的描述也出自《淮南子·地形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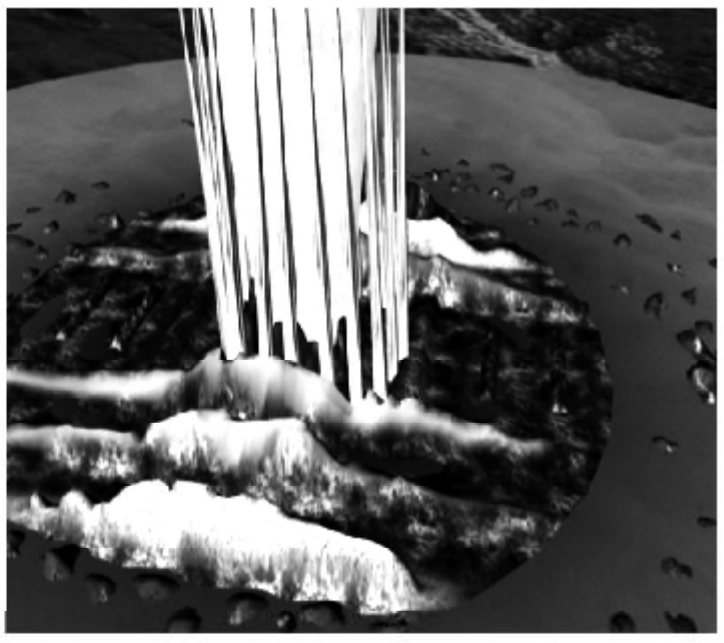
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淮南子》以为“凡四水者，帝之神泉”，可见这些水体都不是普通的河海，而是“人之所未能睹”的仙河瑶海，与《薄伽梵往世书》中布珞伽七大洋的性质是一样的。

《楚辞·离骚》：“朝吾济于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文选·思玄赋》“斟白水以为浆”，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览·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则旧本皆作白水明矣。”洪兴祖引《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也。”洪氏注《九歌·河伯》章曰：“授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河。’《山海经》云：‘昆仑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其东北陬，屈而东南流，为中国河。’”按今本《山海经》无“白水”“白河”字样，宋时则尚有之，可见《山海经》散佚之多。

《山海经》五色神水可与布珞伽七大洋相较：白水近于牛乳之洋，青水近于甘蔗甜水之洋，黄水近于酥油之洋，弱水近于净水之洋（净水至纯至净，无有杂质，以至于全无浮力载物，与弱水之意相合）。《山海经》里的五色水，如果配上五味，似乎就与布珞伽七大洋接近了，而以五色配五味，也符合阴阳家的思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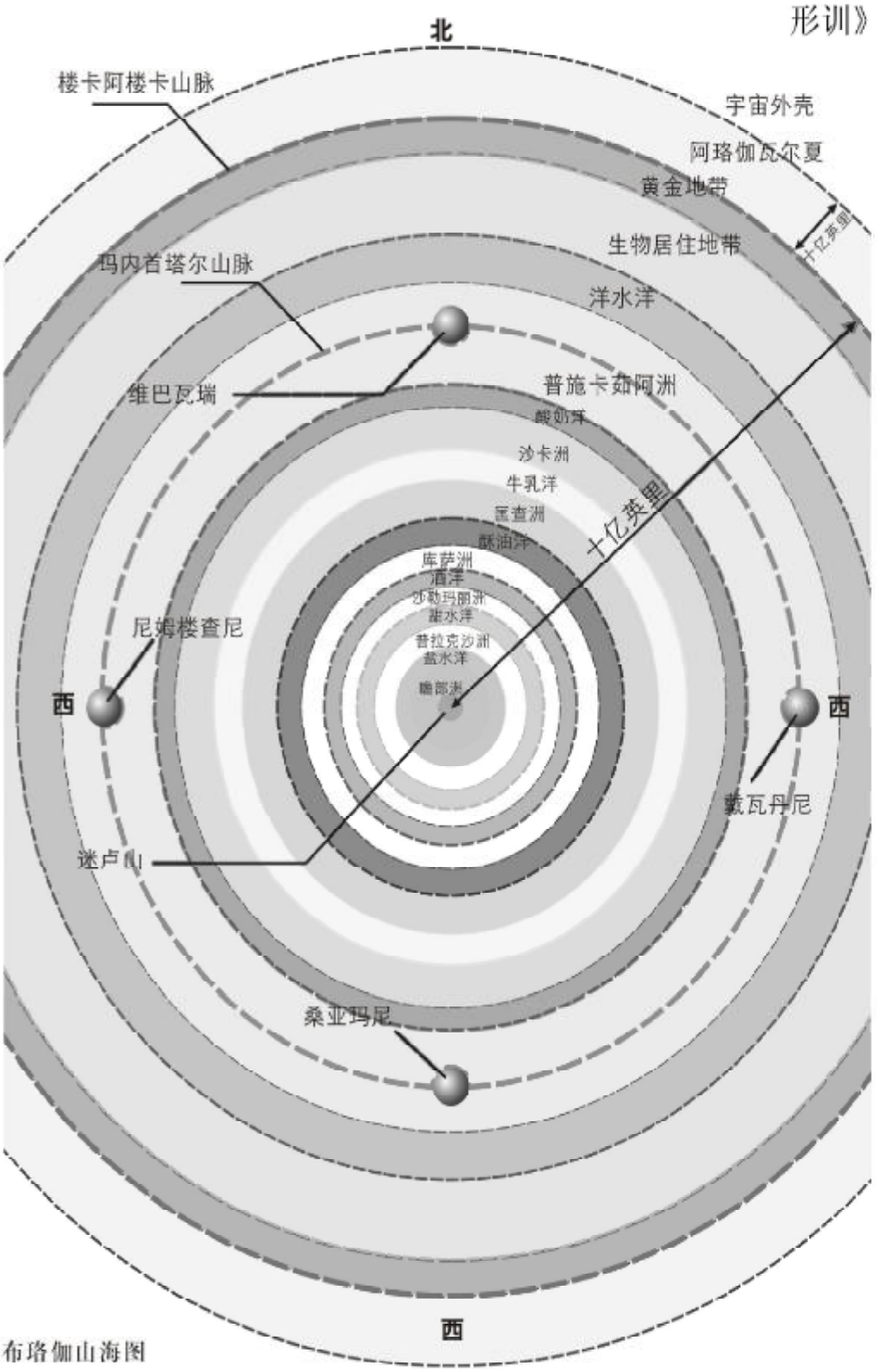
五色神水皆出于昆仑，而七大洋亦源于布珞伽之中央神山迷卢。佛教承袭了吠陀经典有关迷卢的神话，因此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也知道了迷卢。汉传佛典将其译为须弥山或妙高山，有人以为须弥山即是昆仑，如宋陈善《扪虱新话》谓：



位于宇宙中心的迷卢神山，被层层奇山异水所环绕。这里应该就是《山海经》所描述的奇幻世界。

昆仑即须弥，亦即阿耨达，彼中又名之为雪山。有四天下，东弗子伐、西瞿耶波，南阎浮提，北郁单越，雪山在中天竺国，正当南阎浮提之中。山最高，顶有池，名阿耨达池。池中有水，号八功德水，分派而有青黄赤白之异色，今黄河盖其一派也。

“黄河盖其一派”固然出于附会，但须弥出五色水的说法显然有本于佛典。



布珞伽山海图

三星堆青铜坛城：大地之巅的神山景观

神山迷卢的地理位置，前引《薄伽梵往世书》第五篇中已经提及，迷卢山位于布珞伽中心之伊拉瑞塔瓦尔夏，即宇宙中心的位置。而昆仑也在“天地之中”，《淮南子·地形训》所谓：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又《河图·括地象》：

地中央曰昆仑……

昆仑之墟下洞，含有赤县之州，是为中则。

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

昆仑居地之中，其势四下，名山大川，皆有气相承接。

昆仑地之中也，其外有五色弱水，横绕三千里，深十三寻。

相比于《淮南子》《河图》的简笔写意，《薄伽梵往世书》栩栩如生地用浓墨重彩描绘了迷卢山的壮阔景观：

在名为迷卢的巨山四周有四座大山，即曼达茹阿山、梅茹曼达山、苏帕西瓦山和库木达山，像玉带一样环绕着苏梅茹山。这些山的高度和长度均计算为一万由旬（八万英里）。

各山巅上分别矗立着一棵芒果树、一棵葡萄树、一棵卡丹芭树和一棵榕树，仿佛旗杆一般。这些树的宽度均为一百由旬（八百英里），高达一千一百由旬（八千八百英里）。它们的枝条覆盖了半径一千一百由旬的地方。

在这四座大山之间有四个大湖。第一个湖水味如牛奶，第二个像蜂蜜，第三个像甘蔗汁，第四个纯水充盈。像希达哈、查茹阿纳和甘达尔瓦这样的天人，也称为半神人，享用着这些湖泊。结果便自然而然地达到了瑜伽的完美境界，比如使自己变得比最大的还要大、比最小的还要小。还有四座天堂花园，分别称为南达那园、采恰茹阿塔园、外布茹阿佳卡园和萨尔瓦逵巴佳园。

半神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与他们那如同天堂饰品般美丽的妻子一同在这些花园中嬉戏，而地位较低的半神人甘达尔瓦就在那里歌唱他们的荣耀。

曼达茹阿山（mandara）的山腰低处有一棵名为克瓦秋塔(Devacuta)的芒果树。这棵树高达一千一百尤佳纳。大如山顶，味美如甘露的芒果从树梢落下，天堂居民非常喜欢。

当所有坚硬的果实从高处落到地上时，便会裂开，甜美芳香的果汁流淌出来，因与其他香味混合而愈发芬芳。果汁形成瀑布，从山上落下，最后汇流成河，名为阿诺达河(Arunoda)，它令人愉快地流经伊拉瑞塔的东部。

夜叉们（Yaksas）虔诚的妻子是协助主湿婆之妻芭瓦妮（Bhavani）的贴身女仆。她们因为饮了阿诺达河水，遍体生香，空气中弥漫的香味在方圆八十英里之内都闻得到。

同样，瞻部树的果实，其大如象，果肉盈实，并有小籽，从高处落地时开裂成数瓣，流淌的果汁汇成河，名叫瞻部纳迪（Jambunadi）。这条发源于梅茹曼达（merumandara）的果汁河下落一万由旬的距离，一直流到了伊拉瑞塔的南部，使得整个伊拉瑞塔之地充盈着果汁。

瞻部纳迪河岸上的泥土被流动的果汁浸润，又经阳光和空气蒸发，便形成了大量的黄金，称为瞻部—纳迪，天堂居民用于各种装饰。因此天堂星宿的居民们以及他们年轻的妻子们头戴金盔，腕带金镯，腰系金带，享受着天堂的生活。

苏帕西瓦山的侧面耸立着一棵参天大树，这棵名为摩呵卡丹芭(mahakadamba)的巨树闻名遐迩。从它的树洞里流出五条蜂蜜河流，每条河流的宽度约为五阿亚玛（ayama，计量单位，大约八英尺）。蜂蜜源源不断地从苏帕西瓦山巅流淌下来，从西边开始绕整个伊拉瑞塔—瓦尔夏流了一圈，使得这一片土地芳香四溢。

饮过那蜂蜜的人口中的芬芳，被空气携带着，飘香了方圆一百由旬的地方。

类似的库木达山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榕树，因为主要枝干就有一百根之多而得名夏塔

瓦夏（satavalsa）。这些枝干上又生根，根部又流淌出众多的河流。这些河从山巅一直流到伊拉瑞塔之地的北部，造福了这一方居民。奔腾的河水使得那里的居民有充足的牛奶、酸奶、蜂蜜、酥油、糖浆、谷物、衣服、床垫、座位和装饰品。他们渴望的一切都供应充分，因此繁荣快乐。

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享用这些河流的居民，无皱纹华发。他们从无疲倦之感，呼吸也不会给躯体带来难闻的气味。他们不会衰老、疾病或早夭，也不受严冬盛夏之苦，身体也不会失去光芒。他们无忧无虑、生活快乐，直至死亡。

群峰环绕迷卢山脚，景色秀美，恰如莲花瓣周边的细丝。它们的名字是库苏巴、外康卡、垂库塔、希西茹阿、帕棠卡、茹恰卡、尼夏达、西尼瓦萨、卡皮腊、香卡、外杜亚、阿茹地、邯萨、瑞夏巴、纳嘎、卡朗加茹阿、拿茹阿达。

迷卢山的东边耸立着两座大山，名为佳塔茹阿和克瓦库塔，南北走向，绵延一万八千由旬（十四万四千英里）。同样迷卢山西边也屹立着两座大山，名外帕瓦纳和帕瑞亚恰，走向和长度与东边的山脉一样。开拉萨山和茹阿维茹阿山雄踞于迷卢山的南面，是东西走向，长一万八千由旬。垂星嘎山和玛卡茹阿山位于迷卢山的北面，东西走向，长度跟南部一致。这些山的高度和宽度均为二千由旬（一万六千英里）。迷卢山为这八座大山环绕，由纯金堆成，像火一般鲜明耀眼。

迷卢山顶的正中央便是婆罗贺摩之城。四边每一方向都有一千万由旬（八千万英里）。因为全是由黄金砌成，所以学识渊博的学者和圣哲们称之为夏塔考比（satakaumbhi）。

在各个方向环绕婆罗贺摩城(Brahmapuri)的八位主要大神的居所，以天帝因陀罗为首。这些居所的构造与婆罗贺摩城相似，不过规模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

概括起来，迷卢山的景观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神山：迷卢山四周有四座山峰，即曼达茹阿山、梅茹曼达山、苏帕西瓦山和库木达山，像玉带一样环绕着迷卢山。而其外又有八座大山环绕。

圣树：四座神山山巅上分别矗立着一棵芒果树、一棵葡萄树、一棵卡丹芭树和一棵榕树。

仙湖：四座大山之间有四个大湖。第一



印度教庙宇金字塔形的顶部象征了作为大地中心的迷卢群山，上面多刻有仙人瑞兽。图为著名的坎达里耶神庙，高达35米，宛如群峰环抱的仙山。

个湖水味如牛奶，第二个像蜂蜜，第三个像甘蔗汁，第四个为纯水；其水源来自圣树的果实或根部，牛奶之水为葡萄树果实所化，蜂蜜之水为卡丹芭树果实所化，甘蔗甜水为芒果树果实所化，纯水来自榕树的根部。

仙人：天堂的居民，例如半神人的妻子，湿婆之妻芭瓦妮的贴身女仆，大帝因陀罗为首的八位大神，以及迷卢山的领袖——居于迷卢山顶正中央的婆罗贺摩。

仙苑：四座天堂花园，分别称为南达那园、采恰茹珂塔园、外布茹阿佳卡园和萨尔瓦透巴佳园，以及山顶正中央的婆罗贺摩城。

《淮南子·地形训》、《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所说的昆仑也有着极其相似的各类景观：



开明兽



不死树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敦；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螭、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诸鸟、鹍、视肉。《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虚……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隅，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隅，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圣树计有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沙棠、琅玕、绛树、碧树、瑶树、珠树、文玉树、玗琪树、木禾、柏树、圣木曼兑——挺木牙交、扶木、建木、若木（似乎接近于盘根错节的榕树）种种名色。

仙河则有赤水、甘水、黄水、弱水、河水、洋水，作为“帝之神泉”，具有“不死之药”的功能，与《薄伽梵往世书》对迷卢四仙湖的描述相吻合：“享用这些河流的居民，无皱纹华发。他们从无疲倦之感，呼吸也不会给躯体带来难闻的气味。他们不会衰老、疾病或早夭，也不受严冬盛夏之苦，身体也不会失去光芒。他们无忧无虑，生活快乐，直至死亡。”

昆仑阊阖之内亦有仙苑，即所谓的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疏圃、悬圃。最高的“太帝之居”对应于“婆罗贺摩城”。

昆仑有“众帝”“太帝”，与迷卢之有创造主婆罗贺摩及诸神相似。据《穆天子传》

三头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